

小說組  
第2名

#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4屆(110年度)徵文比賽



得獎人：**葉心偉**

就讀系別：**醫學系六年級**

得獎作品：**對頭**

得獎感言：

第一次參加楓城新聞與評論徵文比賽即得獎，感到非常開心，感謝臺大醫學院提供創作空間，讓我在繁雜課業中能有屬於自己的喘息空間。

## 對頭

醫學六 葉心偉

滿頂村大概就如同你我所想像的臺灣傳統鄉村，一片片水田做為基底，灰長的馬路與鐵路勾勒出楚河漢界，每戶農家如同棋子，散落在這綠色棋盤上。若從後壁山上俯瞰，滿頂村最突兀的莫過於火車站和一棟五層樓高的洋房，在都市地區，一個火車站和洋房並不會引起多少人注目，但在滿頂村這個沒有超過三層樓建築物的小鄉村前，這個火車站和洋房便顯得格格不入。在洋房的南側有戶三合院，洋房的陰影在夏季便會遮蓋住三合院與一旁的小田地。

天賜伯今天天未亮便醒來，這種情形已經持續了好幾天，不曉得是因為攝護腺肥大造成的頻尿，又或是今天是仲介前來的日子。他躡手躡腳推開房門，上完廁所後倒杯水坐在客廳，頭腦開始想著這幾個禮拜來，每組仲介講的話和開出的價格。天賜伯覺得奇怪，每組仲介講的話都不一樣，但最後開出的價格怎麼都差不多，他甚至懷疑這些仲介是不是彼此都串通好。前幾天他才看到新聞上播報著臺北信義區的高房價，天賜伯心裡當然清楚滿頂村這個小地方哪比得上臺北市，但這傳了好幾代的起家厝加上那一小片田地，在信義區恐怕連個浴室都買不起，想到此天賜伯便嘆了一口氣，除了心疼這三合院，也心疼獨自在台北打拼的小兒子。

喝完水後，天賜伯便出門爬後壁山，這是他退休後的例行生活，後壁山雖然被叫做山，但其實只是一個小山丘，腳程快一點的人不到一小時便可以走完整個步道。天賜伯獨自地朝著後壁山走去，東側的日頭緩緩升起，映照著滿頂村一片片的綠田，在以前滿

頂村農家，為了避開酷暑正午的日頭，天甫亮時便已經在田地裡工作，如今卻是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」這些田地多半在好幾年前便被一家食品公司收購；又或是老人退休，年輕人沒人接手，只能讓這些田當成是老農民的「開心農場」隨意種一些蔬菜水果。看著雜草蔓延而疏於管理的良田，天賜伯心頭悶悶不樂了起來。

流汗爬山確實能讓天賜伯忘記許多煩憂，他一人站在山頂上望著滿頂村，東昇的日頭映照著洋房，陰影恰好落在家裡旁邊的小田地上，看到此，天賜伯原本稍微平復的心情霎時煙消雲散，性子隱約要發作起來。「忍住，不要想那麼多了」天賜伯心裡默想，隨即便轉身下山。雖然天賜伯告誡著自己不要想那麼多，但他一路上卻開始回想著自己的阿爸，阿爸生前也常帶著他來爬山。天賜伯一家到他這代已經是四代單傳，而他阿爸又是老來得子，那種喜悅之情與傳宗接代的壓力當然是不可言喻，而天賜伯也沒讓他阿爸失望，一連生下了三個兒子。天賜伯祖父那輩十分窮困，直到他阿爸那時國民政府推行一連串土地政策，阿爸拿到一大塊田地，從此也告別了番薯配菜的日子。雖然比起滿頂村多數農家已經算是富裕，但天賜伯一家計倒也沒多寬裕，尤其是當他阿爸和阿母接連病倒，原本要用來重新裝修家裡三合院的存款，全變成了醫藥費和喪葬費。

回到家後，春花姨和二媳婦已經準備好早餐，天賜伯一家十人享用著早點，而孫子們對於準備搬家去臺北可以說是非常興奮，吃飯時滔滔不絕地討論著要去臺北哪裡玩，還酸了滿頂村有多落後。當然孫子們並沒有惡意，但對於活在這大半輩子的天賜伯來說，心裡當然不是滋味，悶悶地吃著早餐，而大兒子注意到天賜伯不悅的神情，連忙催促孩子們吃完早餐快去學校。

吃完早飯後，天賜伯與大兒子站在三合院門口等著仲介。以往這個時間，天賜伯的大兒子、大媳婦與二兒子會去市中心的工廠工作，但在這個重要日子大兒子請假在家裡陪著天賜伯，春花姨在廚房裡忙著，而二媳婦則是外出買菜。此時天賜伯注意到遠處有兩個西裝筆挺的人正朝著他家走來，想來便是仲介了，趕緊與兒子一同上去迎接。「幸好有那個洋房當目標，不然一定會迷路，早知道就不要搭火車，開車直接過來就好，抱歉讓你們久等！」天賜伯假裝沒有聽到他們所說，連忙招呼他們進屋。

看房子的過程天賜伯沒什麼注意仲介講的，他很清楚前面的話不管多漂亮或是批評，最後就是大家坐下來講出的那個價錢才是關鍵。天賜伯反倒是把目光放在一旁那位年輕人，他似乎是實習生，提著一大袋資料，全程幾乎沒有講話，但卻很專注在聽仲介所說的，模樣倒是與天賜伯小兒子有幾分神似。

說到小兒子，那可真是天賜伯的驕傲！天賜伯的大兒子和二兒子是五專畢業，而小兒子則是私立醫學系畢業。其實當初小兒子成績雖然不錯，但要考上醫學系還是不太可能，原本天賜伯想說讓他唸個國立大學就好，哪知聯考成績下來，竟然可以吊車尾上醫學系。這也讓天賜伯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憂：喜的是他們家要出一個醫生！這對於從小就被要求要傳宗接代的天賜伯來說，是何等地光宗耀祖；憂的是阿爸阿母的醫藥費已經壓得他有點喘不過氣，雖然兩個兒子已經在工作，但畢竟還沒娶妻生子，總得要存個錢，怎麼好意思跟他們開口，就算開口，剛出社會的人又有多少存款？而私立醫學系學費天賜伯早已耳聞，這讓他十分猶豫，他也想過讓小兒子去重考，看能不能考上公立的，但他也知道這次聯考是有很大的運氣成分，如果再考還有同樣的運氣嗎？而小兒子再多念一年

又有多少把握考上？隨著阿爸生前最後一句：「去念醫學系，不管要花多少錢都要讓他念」天賜伯咬著牙決定變賣家裡土地，讓未來的醫生能好好念書。

將土地賣給食品公司後，天賜伯找到一份在農產中心當司機的工作，每天載著貨物到處跑。這份工作對於上年紀的天賜伯來說可說是十分吃力，但考量到在鄉村，以及年紀關係，要找到工作已經十分不容易，再怎麼苦也要做下去。或許是受到天賜伯的壓力，又或是醫學系的課業，小兒子確實非常認真念書，每次放假回來，都是埋首在房間，這讓天賜伯寬心了不少。但隨著第一學期的成績單和第二學期的學費單一起寄來，天賜伯心裡卻沉了下去，雖然不是吊車尾，但也還是在後段班，沒辦法申請獎學金。天賜伯想起當年入學典禮時，他聽著台上院長說的：「醫學系第一名畢業會被叫做醫生，最後一名畢業也是被叫做醫生」天賜伯安慰著自己，在辛苦幾年家裡便要出一位醫生。

在二年級時，小兒子交了一個女朋友，似乎也是醫學系的，這讓天賜伯又驚又喜，想到未來要有一位醫生媳婦，天賜伯晚上作夢也會笑。天賜伯雖然很早便知道小兒子的女朋友，但一直到小兒子五年級的加袍典禮上才第一次見到面，身形瘦高，模樣說不上漂亮，但看起來很單純老實，天賜伯很是滿意，但意想不到的，半年不到他們兩個便分手了。故事是這樣的：有一段時間小兒子都沒打電話回家，天賜伯心想是實習很忙，便也沒放在心上，哪知有天電話打來，卻是學校通知小兒子自殺未遂，嚇得他趕緊和春花姨連夜搭車去臺北。趕到醫院後，只見小兒子呆呆地看著窗外，眼神是從未有的空洞。最後在一陣陣的眼淚和勸說下，小兒子幾個月後走出陰霾，但天賜伯發現小兒子從那次開始便不太常笑，即使上一秒還在大笑，下

一秒馬上變成撲克臉，眼神更是時常如那天一樣地空洞。天賜伯後來從小兒子同學那裏打聽到，小兒子的女友似乎喜歡上別人，詳細的過程和原因不清楚，只是突然有天便說要分手，接下來就避不見面，小兒子透過什麼方式都連絡不上。天賜伯對於這件事到現在還是覺得很不可思議，一個看起來那麼老實的女生，為什麼會做出這麼絕情的事情？

自從小兒子考上醫學系，天賜伯便開始覺得對不起小兒子，聽著在家長會上各個家長如何栽培自己的小孩，樂器跳舞等才藝都只是基本，外語都是在學日文、西班牙文或是法文，之後要去哪間外國大學進修，又或是已經準備好幫自己的小孩投哪間醫學中心的某科。天賜伯能提供給小兒子大概勉強只有經濟上，而小兒子想不開時，第一時間也不是想與天賜伯訴苦，天賜伯時常在想，如果當年沒有讓小兒子忙農活，或許就不會那麼勉力考上醫學系；又或是當初不應該要求他念醫學系；如果家裡有錢一點，小兒子女友或許就不會分手；又或是.....。當然以上這些沒有絕對因果關係的事情，都只是天賜伯自己的幻想，但看著小兒子關緊的房門，以及空洞的眼神，如同飛針扎進天賜伯心裡，天賜伯暗自默許要用盡方式補償這個心頭肉。小兒子如今快要四十歲了，自從那次分手，他便從未再交過女朋友，天賜伯也不敢叫他相親或是催婚，有時他甚至懷疑小兒子是不是同性戀？

那通電話大概是半年前打來的，原本以為只是小兒子慣例的報平安，但沒想到小兒子竟然想開診所，需要二千萬資金，天賜伯不懂為什麼在醫院工作好好的小兒子突然想開診所，似乎是因為小兒子看到同事因為醫療糾紛賠了不少錢，但既然小兒子開口，不管多少錢，他都一定會幫忙！扣除掉小兒子存的錢，還有九百萬的空缺，天賜伯的兩個兒

子，想盡方法也只籌到三百五十萬。天賜伯清楚他兩個兒子頂住媳婦的壓力拿出這些錢，再怎麼說也不好意思再向他們開口，於是牙一咬，決定把這間起家厝給賣了。

「這個價錢能再高一點嗎？」「不好意思老闆，這是我們公司能出到的最高價格」天賜伯很清楚這句話的意思，也不再討價還價，客氣地說：「那讓我們再想想，謝謝！」在大兒子送兩位仲介到火車站後，天賜伯一個人坐在客廳盤算著，那三百五十萬就先當作投資小兒子，之後再還就好，而這間起家厝的錢算三份，一份給小兒子，還需要的錢再叫他跟他兩個哥哥借就好。兩個兒子在台北的工作和落腳處已經談好了，而他跟春花姨就去跟小兒子住。天賜伯想得入神，絲毫沒注意到從廚房探出頭的春花姨，春花姨出聲問了一下價錢，天賜伯才回過神來比了個手勢，春花姨眉頭一皺，似乎不太滿意價格，但也沒多說什麼，隨即又進廚房張羅午餐，而此時天賜伯才注意到，二媳婦都快中午了，還沒有買菜回來。

其實天賜伯也可以向隔壁鄰居，金樹伯，也就是那棟洋房的主人借錢，但這個想法完全沒有進過天賜伯的心裡，天賜伯很討厭他們一家。

小時候金樹伯和天賜伯感情很要好，他們國小、國中都是同班同學，時常玩在一起。金樹伯個性愛開玩笑，也喜歡捉弄別人，天賜伯小時候就常常是金樹伯惡作劇對象，偏偏天賜伯個性好勝，被捉弄後總是要找個機會報復回去，就這樣一對歡喜冤家就誕生了。但這些玩笑也都是點到為止，金樹伯的阿爸過世前，天賜伯也還幫忙照顧一段時間。金樹伯一家從前也十分貧窮，住在低矮的磚房，雖然也有分到國民政府的農地，但不同於天賜伯家分到的良田，金樹伯家分到都是石頭

地和沙地，能種的只有花生、地瓜和南瓜等，家裡貧困狀況改善有限。金樹伯對此十分怨嘆，畢竟鄰居和滿頂村裡那麼多人都受惠於政府政策，自己卻守著一大片荒田，心裡著實不是滋味。天賜伯當然清楚這件事，心裡也告訴自己不要拿這個當作玩笑，畢竟是牽扯到生計之事。但在某天，天賜伯也忘了是什麼事情，大概又是一些無聊的芝麻小事，天賜伯用這件事反擊了金樹伯的玩笑，金樹伯原本得意的嘴臉瞬間垮了下來，雖說天賜伯早知金樹伯很在意此事，但沒有想到是如此大的打擊。天賜伯並沒有注意到，每次他們家打曬好的稻米、甘蔗和各種農作物，從家裡要運到中盤收購商那裡時，都會經過金樹伯家，金樹伯對於滿載的農車心裡當然十分羨慕，這種羨慕長時間下來變成了怨恨和自卑。從那次之後，天賜伯與金樹伯的感情愈來愈淡，雖然見面還是會打招呼，但也就僅此而已，不再像以前會互開玩笑。天賜伯心裡難過失去這個朋友，但好強的心理要讓他跟金樹伯道歉，跟本是難如登天。

金樹伯家裡有三個女兒，大女兒跟天賜伯的大兒子感情十分要好，天賜伯一直以來都把她當成是自己的女兒，一來是要補償當年對金樹伯說的那些；二來是大女兒個性純樸老實，著實討人喜歡；三來剛處理完小兒子感情問題，天賜伯相信鄉下女孩一定比較單純。之後金樹伯大女兒去臺北工作，一段時間之後便跟天賜伯的大兒子分手，這突然的消息讓天賜伯十分震驚，他非常擔心大兒子會像小兒子一樣想不開，但幸好大兒子的個性大而化之，並沒有放在心上。大約一年之後，金樹伯的大女兒回來了，整個人變了一個模樣，消瘦許多，而且眼神空洞，天賜伯看到總會想起自己的小兒子。金樹伯的大女兒似乎是在臺北交了新男友，之後被拋棄，還為他墮胎。當然這些閒言閒語天賜伯都當

作是無聊八卦，他十分心疼金樹伯大女兒，但一方面卻又暗自竊喜，畢竟誰叫她要放棄自己的大兒子。這種心態大概就如同分手的男女朋友，看到前任過得比自己還差，就會有一種愉悅感油然而生。

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，經過這件事之後，金樹伯一家悲慘貧困生活似乎迎來轉機。金樹伯大女兒不久之後經過相親嫁給一個公務人員，是在鐵路公司上班的。此時滿頂村周圍要開始興建鐵路，各家趁勢希望把自己家裡土地高價賣出，偏偏政府公告地價不高之外，原本的水田要改建成鐵路也要耗費一番，鐵路公司願意出的價錢又更低了。眼見滿頂村各戶都不願意出售，鐵路公司只能改變鐵路路線，此時金樹伯女婿便從中斡旋，讓新的鐵路路線經過金樹伯農地，還讓新的火車站位置恰好在金樹伯農地旁邊，原本是荒田的石頭地，是最適合鋪鐵路和做建築的土地，鐵路公司也願意用較高的價格買下。賣出的土地讓金樹伯發了一筆橫財，而不久之後又有許多房地產公司跑來，紛紛表示對於新火車站旁金樹伯的土地有興趣，最後竟是以一個令人咋舌價格賣出，至今滿頂村的居民茶餘飯後都還會聊到此事。

原本滿頂村的眾人對於金樹伯，以及他大女兒在臺北發生的事情都抱持鄙視態度，但鐵路事情之後，大家開始對金樹伯一家畢恭畢敬，畢竟他現在已經是一位「阿舍」，對於大家和金樹伯發財之事，天賜伯十分地不屑，他總認為這不是腳踏實地而來。但天賜伯似乎沒有想過，當初他阿爸抽到那些良田是否就是因為他們家勤儉努力？而當初嘲笑金樹伯家裡農收的人又是誰？在忌妒之下，天賜伯已經忘了思考許多事情，而隨著天賜伯的忌妒感愈來愈多，金樹伯一家的運氣似乎也相對應的日漸益增。首先是二女兒拿著這筆錢去臺北創業，竟然成功，不久之後還

跟一位小開結為連理；而小女兒因為小兒麻痺的關係，直接錄取到縣政府當公務員。這些都讓天賜伯很不是滋味，自己兩個兒子在工廠工作數年，才當到主管階級，薪水與金樹伯小女兒的薪水相差無幾。而自己小兒子花了超過十年，在寒窗前苦讀多久，才終於當上主治醫師，薪水竟比不上金樹伯二女兒只花幾年，拿著那筆「不義之財」就創業成功。

如同名人身旁總有花邊緋聞，瀟頂村開始謠傳金樹伯二女兒是靠著當狐狸精和爭氣的肚皮，才能嫁入豪門，當然這些謠言是不會進到金樹伯一家耳裡，現今沒人敢得罪他們一家。謠言都只流傳在忌妒金樹伯之人口中，而這些話當然也進入天賜伯耳中，這次他不像當初，不相信金樹伯大女兒在臺北發生的事情。對於金樹伯大二女兒的謠言，天賜伯可是全盤相信。但這些話天賜伯都只放在心裡，哪怕對自己兒子們和老婆春花姨都沒有提過。天賜伯覺得一旦講出這些話，成為造謠的一份子，不就是變相承認他忌妒羨慕金樹伯？這對好勝心極強的天賜伯來說，可是萬萬說不得的。

吃完中餐之後，天賜伯獨自一人在屋外望著三合院，對於即將售出的起家厝，承載著四代以來的回憶，天賜伯自然想盡可能的烙印在腦海，望著地上兩串的鞭炮痕，天賜伯的思緒又被帶到很久以前……。

那年瀟頂村發生了兩件事，一件是天賜伯小兒子拿到醫師執照，成為瀟頂村前無古人的第一位醫生；另一件是金樹伯的大女兒出嫁了。其實當年小兒子考上醫學系時，天賜伯便想要辦桌請客，但洽逢天賜伯阿爸過世便作罷，如今小兒子當上醫生，當然要好好風光一下，於是找了一個黃道吉日，在三合院的埕請總鋪師準備了油飯米粉請全村的

人。天賜伯在瀟頂村人緣本來就不錯，再加上這是瀟頂村前無古人的第一位醫生，村民看熱鬧的心態自然是把天賜伯家的三合院給擠滿了。然而，這天偏偏又是金樹伯大女兒出嫁的日子，金樹伯原本想低調辦完婚禮，所以這次只找了幾位親戚朋友來幫忙，瀟頂村知道此事之人寥寥無幾。然而現在隨著人群塞到了三合院外的路上，金樹伯大女兒的禮車也陷入人群而無法開動，眾人一面吃著油飯米粉，另一面看著禮車，開始對金樹伯大女兒議論紛紛起來。天賜伯那天忙進忙出，許久之後才注意到禮車動彈不得，他急忙出來指揮人群，「拜託讓讓，有車要過！」但眾人並沒有注意到天賜伯的叫喊，因為聲音被大兒子放的鞭炮聲蓋過。

經過此事之後，天賜伯原本想去登門道歉，但倔強的心理無法克服，便叫春花姨去道歉，春花姨雖然是道歉了，但見到的人只有金樹伯老婆，金樹伯老婆表面上說著沒關係，但金樹伯的避不見面，都讓人清楚他的不滿。後來天賜伯大兒子的婚禮，原本天賜伯安排好車隊在村裡繞完一圈後，再到三合院的埕來辦桌。然而這天又碰巧是金樹伯二女兒出嫁日，一台台黑色賓士，場面氣派是瀟頂村眾人前所未見。天賜伯原本想繞村子一圈風光一下，現在反而與賓士車隊卡在瀟頂村狹窄的鄉間路上，這個車道原本是大兒子禮車先開進來的，但對方對於此卻是不為所動，畢竟要讓數十台賓士車隊一起退後實屬不易，村民們見狀，紛紛叫大兒子禮車倒車禮讓。天賜伯原本不想做這麼觸霉頭之事，但無奈開桌的吉時已經快到了，為了不耽誤時間，只得倒車讓道。好不容易趕上了吉時，但開桌時還時有許多賓客在路上看著賓士車隊而還沒回來，天賜伯二兒子點燃的禮炮聲，在眾人眼中反倒像是歡送金樹伯二女兒。

自此，天賜伯與金樹伯算是樑子結大了，雖然這兩件事都是碰巧，但天賜伯總覺得是金樹伯刻意安排。而他也不打算去跟金樹伯爭論，畢竟一來他不想讓別人覺得他眼紅金樹伯；二來好勝的心理告訴他誰先爭論誰便輸了，於是便隱忍著不作聲。隨著金樹伯家裡開始改建成洋房，每日煩人的施工聲讓作為鄰居的天賜伯非常痛苦，而他仍然選著隱忍，直到洋房建好的那日。

這天是金樹伯新屋落成之日，氣派的洋房與多年前建成的火車站遙相呼應，形成了瀟頂村顯眼的雙壁。村民們紛紛前來圍觀，而剛買完菜的春花姨騎車經過，只得小心翼翼騎在路旁來閃避人群。原本裝滿東西的機車對於嬌小的春花姨已經不好騎了，偏偏此時金樹伯一家剛好放炮，突如其來的聲響嚇得膽小的春花姨不小心擰緊油門，就這樣掉進田旁的水溝。出外辦事的天賜伯得知訊息，匆忙趕回家，春花姨雖然只是皮肉傷，但涔涔的鮮血仍然十分駭人。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之後，怒不可遏的天賜伯隨即登門討公道，順便也把建屋時所受的噪音也一併抱怨。一開始金樹伯低聲賠不是，但隨著天賜伯的氣焰高張，金樹伯不甘示弱地也把他當年大女兒婚禮之事拿出來說，就這樣兩個老人家便吵了起來，直到金樹伯老婆一邊對天賜伯道歉，一邊拉開金樹伯為止。

「天賜，呷晚頓了！」隨著春花姨的叫喊，打破了天賜伯的回憶。一家十口圍繞著飯桌，桌上擺滿的菜餚，是家裡旁邊最後一塊農地所種，前幾天天賜伯為了準備賣掉土地，把農田裡所有蔬菜都採下來。這些蔬菜理應長得肥碩，但被金樹伯洋房遮擋住陽光，個個都是營養不良的模樣，還被孫子們取笑了一番，「算了，不要再計較了！」天賜伯心裡告誡著自己，畢竟自己的小兒子能當醫生，這可不是用錢能買來的！金樹伯一家再

怎麼厲害，也絕對不可能當上醫生，想到此，志得意滿的天賜伯連扒了幾口飯菜。此時電話聲響起，天賜伯心想是小兒子打來問賣屋的事情，「春花我來接就好！」天賜伯連忙放下碗筷，三步併兩步到客廳接起電話。

「喂，阿爸！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，你知道淑芳嗎？就是隔壁金樹伯的二女兒，她昨晚聯絡我，想請我去他老公開的醫院幫忙，薪水給得不錯，休假也不少！以後就可以更常回去看你和阿母了！喂，有聽到嗎？阿爸你房子不用賣了！很歡喜吧阿爸！」

## 得獎作品：對頭

### 評審賞析：

小說以一鄉間老伯賣老厝助兒子創業為起點，帶出老伯跟鄰居多年結下的恩怨，刻畫老人望子女成龍成鳳，以及鄰里之間計較和嫉妒的心態。小說主題明確，氣氛和情境的鋪陳很具節奏，對人物角色亦有深入的刻畫，情節的安排有層次感。整體寫來穩實，敘事不疾不徐，結尾卻神來一筆，讓老掉牙的故事有了一種黑色幽默。

